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有應詔言事而坐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興行者而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

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間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已略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 行狀

拜門下侍郎元豐之末天下多故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重者毛擧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

保馬法。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
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
東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
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能。遣使相視去其甚
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
事有散隷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
其數。量入以爲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
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
免舞蹈。公益疾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乃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勑罷之。卒用熙寧以

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
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
兵爲失。時異議甚衆。獨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
奪。遂詔諸將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
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
材。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如進士
高選皆從之。行狀

元祐初。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千人。其後二呂
繼之。歲嘗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邪。談叢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

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
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
之不疑 聞見録

公好學如飢渇之嗜飮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
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
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搢
學無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晩節尤
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
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
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 行狀

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
嚴父保之如嬰兒毎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
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六史集

晁無咎言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東坡集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
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悦
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
恕范祖禹爲屬官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悦
親爲製序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御書

舊書二千四百二十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行狀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神道碑

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人言。儘人皆道更不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蘇內翰軾作公神道碑銘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是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司馬康

字公休文正公之子舉明經事神宗哲宗

位至司諫贈右諫議大夫

君性端謹性至孝居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居洛十五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執喪如法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范太史撰墓誌

君爲講官嘗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向學守天下太器又勸太后毋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所宜觀覽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君已病矣猶自力解孟子二卷會除諫議未受條具諸所嘗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矣疾病召醫于兗鄉民聞之詣醫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來告者日夕不絕醫遂行至則疾不可爲矣沒二聖嗟悼不已所以優卹賻贈之甚厚墓誌

與溫公臨終時心事可謂合矣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八

宋學顯令甫　參正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馬嘉植培元

呂公著　申國正獻公

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

贈太師

歐陽脩爲翰林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慾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公及王荊公對　家傳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張唐公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八

宋學顯令甫　參正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馬嘉植培元

呂公著　申國正獻公

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贈太師

歐陽脩爲翰林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慾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公及王荊公對　家傳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張唐公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荊公韓持國欲以激厲風俗又薦荊公與公作諫官 家塾記

公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事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先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奸心故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辯之不早辯也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事之式 並家傳

公於講讀尤精語約義明可爲當世之冠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孫叔講便覺已語煩 呂汲公撰神道碑

自仁宗末年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開至
冬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至重陽罷公奏願
陛下日御邇英以循先帝故事詔即從之後講論
語將畢公以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體
乞候進講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
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來而已

神宗自在藩邸即熟聞公與司馬光名及即位首召
二人爲學士朝論翕然稱得人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
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
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
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
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爲戒 並家傳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
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説所亂顔淵問爲邦
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
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哲
王正厥事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
而勉終之

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後公去位朝廷遣大臣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皆如公所料

公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專用策論今來殿（一作廷）試欲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是歲上臨軒遂以策試進士 家傳

介甫與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橫議故用晦叔爲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晦叔乃復言條例不便介甫以晦叔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常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介甫因用爲晦叔罪除知潁州 温公日録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薦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

古守朋友之節直心責善直心受責如流

美鬚誤以爲申公也　見聞錄

彗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何以言之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擧之以爲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旣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獨不察之乎　神道碑

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　聞見錄

邇英進讀上留與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爲志　碑

初公自河陽入覲都人聚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旣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歎及光獻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溫公在洛聞公登樞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爲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

公旣就職因奏自熈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

士例爲小人所沮格指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
用此非國家之利願陛下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
之
上初即位韓絳即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公以
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
貴屨賤之議吳充議復置圜土衆以爲難行王珪
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剕刖公曰刖而不死則肉
刑遂行矣議竟寢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一千
百餘人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

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爲然
諜告夏幽其主秉常上對二府議大舉兵伐之公曰
如諜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然陛下未審以何人
爲元帥未得其人則不如不舉五年四月公以西
師無功奏曰外奏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翌日公
上奏乞解樞務章纍上面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
士定州路安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上開天章閣
對輔臣曰邊民疲弊若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他
人未嘗及也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

以贓官入傳論以爲無實是時朝廷方經武事
增修邊備逢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爲
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
軍素有節制惟宜謹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
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論戰法聲達於虜虜檄邊
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處其事公即上奏以
爲遣邊人習戰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
一切罷去不聽（並家傳）
哲宗即位公爲邇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之
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

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于大治
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
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
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
無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爲相其論薄斂之略
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武王
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
曰利（家塾記）
爲君之道幾無出此十篇可爲人君座右銘（蔡卞語錄）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

傷國美先帝是二公學問識力處

行而已公曰二三省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

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爲故事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笞四夷以彊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詔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扞禦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笞箠者衆責與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則曰更新官制以嚴止吏治至今須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積下民和西戎於是民讙呼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舞以爲便（並神道碑）

溫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屬今日屬於晦叔矣

公上奏曰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爲備之道莫先於積穀

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嘗爲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雇募民情大悅

上以邇英講讀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善堂内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曰臣伏念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内稟慈訓日新典學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一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臣輙於其中及孝經内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

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
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居數日太皇太后
宣諭曰呂相所進要語已令皇帝即依所奏每日
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
則自今滑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公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
術取士及知熈寧三年貢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
試未幾公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
盡罷詩賦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爲破缺不可讀廢

其學學者不得以應舉安石又與其子雱其徒呂
惠卿升卿撰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天下凡士子
應書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舉者不
復思索經意亦不復誦正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
熟者輙得上第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
因大爲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
天竺語以相高晩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
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辯析字畫說
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咎
經義而思詩賦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舉之弊請

復舊制公曰先帝更新法度始造士以經術是爲
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課試之法
爲繆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已爲
大繆耳温公亦以爲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
義之弊忿懣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
賦詩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及已
見又詔立春秋科大學置春秋博士二員禁有司
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雜用申韓刑名之
學及釋氏書仍罷試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
熙寧復策之初進士葉祖洽譏議祖宗自是對策
者皆訕前朝以向當世因以爲策問可廢當復詩
賦論題公曰天子臨朝發策延四方貢士諭以治
道豈非近古良法邪至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
官去取耳乃仍舊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
至公薨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
也

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温公博學有志行而獨
不喜佛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
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士也 並家傳

公居家夏不排窗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

夫壞寶字器之將赴鎮戎軍卒來辭器之乃呂氏甥公於西窓下烈日中與公裳對飲二盂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 雜志

公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 家塾記 全下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悄腹中書書于屏風

呂晦叔眞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且日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向强聒而不舍者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惓惓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龜山語錄

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公父子居其二一時論榮之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充崇政殿說書

正獻公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

吾自聞見大受磨礪雖欲不爲大賢不得

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閭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家傳

公從王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顥俱事胡先生瑗公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顥橫渠張載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

正獻公常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闇室守官京師不謁臺諫官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公屢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

者用心如此蓋處

代以後不得
宰獻正不應
雜曰内學
天下私愛之
門

則所書人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公曰當世
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公爲說書凡一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爲本脩身
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
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
公既除諫官累辭未獲子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
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夫曰
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
詐自任頗爲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並家傳
公爲郡處於公帑多畜鰒魚諸乾物及笋乾蕈乾以

不嘗見公
第并見正獻
公獻節於
宰相一備使
上蔡植皆古
之若

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雜錄
公晚居宿州眞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
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
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
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通考古
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
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 家傳
仙源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
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雜志
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

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議其不求知者仲
父對詞甚婉云勤於職事其他一不敢不慎乃所以
求知也 童蒙訓
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
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生者問所欲病
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為人無事作一牌
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嘗所服藥如理中丸之類常
所作事如梳頭洗面之類及作某親筆書 病者取一置于以示人則
可減太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類如是也 童蒙訓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九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曾鞏

字子固建昌軍人中進士第事英宗神宗官至
中書舍人

通判越州歲飢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
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憂前期諭
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
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

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議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婉云勤於職事其他一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　童蒙訓

公爲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士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旣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爲人無事作一牌子如飮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嘗所服藥（如理中丸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面之類及作某親筆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太半之苦凡公爲人處事類如是也　童蒙訓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八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九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曾鞏

字子固建昌軍人中進士第事英宗神宗官至中書舍人

通判越州歲飢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憂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

餘粟償為平
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奸强而寛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盗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盗發輒得
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天子察公賢欲用公一日內出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稱宜典五朝史事遂以公為修撰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 並弟文昭公撰行述

初爲太平州司戸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荊公諸
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聞語子固吾方
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謄藳六七終不當伯
玉之意訓請子固曰吾自爲之其書于紙曰六經
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 云云 子固始
大畏服益自厲於學矣 聞見録
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
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吝所以不及古
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
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頷之 談叢

子固罷檢討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亮知山陰
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曾易占時在越幕說
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
伏會爲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明守倅從
之會由是坐贓追停曾公猶以私坐監當深德易
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贓英州編管上匿於曾
公別墅會赦自出子固盜寬再劾復往英州因死
焉子固時不奔喪爲衆議所貶介甫爲作辨曾子
以解之子固及第鄉人作感聖恩道場以爲去害
也子固好依漕勢以陵州依州以陵縣依縣以陵

民。溫公日錄按公以死南顧杜祁公爲治其喪時

惟公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削公殺
墓誌亦云至南京病略此言
不載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
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鶩奔放雄渾
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
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
不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從外徙世頗謂偃蹇不
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晩還朝廷天下
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
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自塡委占紙肆

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
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
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絡雅重自成一家余其
時爲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
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
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斃不可誣也

曾肇　文昭公

字子開鞏之季弟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徽宗
官至翰林學士

諫官王覿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

覿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輕重而陛下寄腹心
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覿
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
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覿直龍圖閣楊文靖公撰行狀
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識禮
有守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以
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
人以為立政之本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
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議以備顧問與夫深
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

忤貴近意故不得留除知徐州
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
宣諭曰神宗在宮中嘗稱曾肇可用召還除中書
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會日蝕四
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
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
上得盡聞天下事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
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
史官掇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

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雖千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願陛下取此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幾聖德有補萬一

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

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曾

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爲詔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曾公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爲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敘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曾公言未嘗不丁寧反覆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

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職知和州並行遣

蘇軾 文忠公

字子瞻老蘇之長子中進士第再中制科優等
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官至禮部尚書兼端明
殿翰林侍讀二學士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
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
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
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弟黄門公
撰墓誌

嘉祐二年歐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
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

歐公歐公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
所爲子固歐公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
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語聖俞
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始譁不厭久
乃信伏全上

公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
韓公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
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
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辭矣
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

直史館公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李燾談記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
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更變科舉上疑焉使兩
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
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
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
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
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
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
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

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
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墓誌
謝景溫言范鎮舉蘇軾為諫官軾向丁憂多占舟船
販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士介甫初為政
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為開封府試官策
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
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
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
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第登科者不復
試館職以軾轍兄弟故也軾有表弟與軾不叶介

主丈夫一舉一動即纖細不可投人以隙害也不可不慎

甫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介甫雖銜之未有以發軾又數上章言時政得失擬進士策皆譏刺介甫及詔兩制舉諫官衆論以為當今宜為諫官者無若傳堯俞蘇軾故舉堯俞者六七人而景仁舉軾景温恐軾為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介甫下淮南江南東西荆河北夔州城都六路轉運司體量其狀益軾眉州人其入京也適本州迎新守軾因帶以來耶 温公日錄

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從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劾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蘖之欲必寘之死上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谿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墓誌

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

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又曰凡詩必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則言之安得無罪而聞之豈足以戒乎。龜山語錄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救之在南京上書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寛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寛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元城語錄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子瞻才高輙間之中丞李

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爲不孝作詩譏之定以爲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歡子瞻曰軾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公曰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爲惠卿發其無殺丁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公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聞見錄

溫公議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又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使民以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
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
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溫公知免役之害而
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
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不說嘗見之政事堂條
陳不可溫公忿然公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為
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笑而止
為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
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

說輒首肯之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
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夏人寇鎮戎
殺掠幾萬人師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
如此恐成衰亂之漸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
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
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
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
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
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二河以

此葉具公疏中所論周至寔有益名儒云

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潮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潁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禁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于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

一未嘗失信于人，直方雖不得賞，亦己心服矣

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欞星門外，忽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衝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國婆婆乃上之乳母）某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

來北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
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中以中官不敢言東坡
曰獄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
史勅有司嚴整仗衛 談記

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
中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
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爲大橋以濟病涉
者惠人愛敬之後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
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
飮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室以庇風雨有司猶謂
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
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飮水著書以爲樂時
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墓誌

蘇轍

字子由老蘇次子擧進士復中制科事仁宗英
宗神宗哲宗官至門下侍郎

轍年十九擧進士釋褐二十三擧直言仁宗親策之
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
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
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

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避力請黜之上
曰以宣言召入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竟相不
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　穎濱遺老傳
神宗嗣位旣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
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
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
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
曰此青苗法也諸君孰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
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
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

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
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
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
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
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
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
立俟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
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運判王

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
於陜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
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道之
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
之患本非深害而微公欲以河爲重事中書侍郎
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力主回河之
計轍謂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全乃欲取而回
之其爲力也難其爲責也重既而回河之議紛紛
而起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

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
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會定策進士邦
直撰策題即爲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先帝
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
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
間破家之患罷黜諸家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
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
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
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
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太

嘗有此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
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宮室財用匱
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
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
以察爲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
鑒其失代以寛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臣願陛下
反覆臣言謹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
擢用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
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
邦從而媒糵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

轍奏曰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戸並出役錢上戸以
家産高強出錢無藝下戸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
此二等人戸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
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
下二等忻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且以畿縣
中等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
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
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
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寛鄕得閑三年其
鄕不及十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

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
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二十五年矣則臣所謂
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然大臣皆護己
過終莫肯改並長編遺老傳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九終　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02 v.6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韓絳　康國獻肅公

字子華參政忠憲公之子也登進士甲科相神宗哲宗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

爲江南東西路體量安撫問百姓疾苦縣邑以衙前爲重役一當其役則破家竭産民至有嫁祖母與母而析生異居以避役者公爲五則衙前法奏行之民以爲便　别録行状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孫沔李藻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章請貰其罪公曰法
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
爲三司使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詔已許之公執條
例奏稟上曰朕不知條例當爲卿改後有此等事
亦須執奏三司事多與宮省相關近習有所干請
即牾條例公未嘗輒隨 行狀
公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出免役錢兼并之家計
田頃承役唯存鄉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
女戶在第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錢一切以免役依
錢雇召如此即不限田而官戶兼并之家不敢過
制以貪剝中人得以置田以爲年品官不必充役
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至是上手札取之公具
錄以進上令學士草詔訪問既進入上以未見哀
痛惻怛之意乎定詔稿密封示公令公潤色以進
用以咨訪焉王荊公領條例司深以公言爲然遂
推廣衙前之法以及它役 行狀
熙寧二年九月夏羌大入慶州境公爲陝西宣撫使
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互出擣之至是深入
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 李邦直撰神道碑
公之入相繼王荊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夫

或置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
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局中書稽
攷天下財用之數量入以爲出援用司馬光上曰
吾於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行狀

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責方創賈人
免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
不實上書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賙
俠同列欲以黨俠爲重坐公辨帝前不得直數求
罷上爲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它相至欲復留
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固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
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此小
事何爾邪公奏曰小事弗伸況大事乎上爲罷佐
遣使持手詔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稱疾
出知許州

初進士科進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材實勞
最躐衆人指期爲卿輔殆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
一貢士而殺其恩。李邢直撰神道碑

韓維

字持國忠憲公之子蔭補事仁宗英宗神宗官
至門下侍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篤志好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
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母艱服除閤門不仕
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旌擢則躁
求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
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
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行狀

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
名儒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
當效之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
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 聞見錄

此皆對神宗之語更欲留意焉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
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 行狀

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
公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
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
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
以極諮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
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
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除翰林學士承旨入對延和殿時京師旱神宗曰久